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6

25 Sept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9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讲话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霍贾特伊斯兰·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埃勒曼-延森先生（丹麦）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032/A

上午10点10分开会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聆听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在陪同下步入大会会堂。

主席：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塞雷索—阿雷瓦洛总统：我代表危地马拉及其通过帮助在中美洲建立和平而贡献于世界和平的愿望前来出席大会。

我一九八六年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危地马拉人民掌握了自己历史的进程，决心一步一步地行进在通向实现我们自己的理想的道路上：把危地马拉社会变成一个基于共同参与和多元化之上的极为人道的社会，使所有居民不分种族、意识形态、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制订我国的重要决策。为了走上这条道路，我国人民选择了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标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正在合理地使用现有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应该着重强调后面一点，因为在试图了解我们向我国和中美洲提出的建议的性质时，人们会在所有这些建议中发现一种绝对尊重人的生命和保持我们现有的自然资源，以便使他们有利于所有危地马拉的家庭而不是一个阶层的利益的自觉的选择。

在不损害我们的原则的情况下以最低代价实现这些目标，是我们所采取的每项措施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那种似乎在最近几十年内到处泛滥的概念，即为了实现目标不惜损失人的生命或破坏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而它们都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派别和经济集团，而是属于整个国家的。

在这一原则基础上，我们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要争取达成一致和避免冲突。我们把协商一致看作是在意见不一致时可能达成的最大限度的一致，尽管我们在作

出最后决定时行使合法权利，我们总是尽最大努力保证这些决定是广泛的协商和讨论的进程以及那些甚至有不同意见解释我们所崇尚的民族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集团所提供的建议的成果。如果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社会的一个阶层、集团和派别处于对立状态，那是因为它在寻求共同解决社会利益方面采取顽固和消极的态度。

我们把这一寻求协商一致意见的进程称为齐心协力。这种方法会被一些人形容为天真，被另一些人说成是缓慢或低效。但是，由于我们为能掌握自己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并且不愿再重复历史，我们完全清楚所有其他方法——暴力或行使武断的权力——在我们实现独立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只带来了破坏和死亡，并未取得有利于我国人民的积极成果，他们仍然等待解决很多其最基本问题。

这样的决定需要历史性的勇气，因为它涉及到基本改变我们各国某些领导人的很多传统态度：对寻求武断权利的诱惑、反对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党派或狂热的集团、家庭或个人经济利益上的自私、尤其是经常导致错误决定的缺乏耐心的态度，这种错误决定就是要加速本应经过整整一代人才能够得到发展的、但却希望能够在一届总统任期内成功完成的进程。我们的人民已经厌烦成为试验的牺牲品，他们期待我们这些中美洲和美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任领导人采取一种严肃、谨慎和现实的态度，这样通向建设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的道路才将是一条不会出现反复的道路。

今天，民主和人权已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如果在一个失去民主的国家恢复民主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那么在一个处于暴力环境的社会确立对人权的尊重也是同样艰难的。

规定我国民主制度的危地马拉宪法把人权置于主要地位，我国政府已成功地承担义务保证和保护这些权力。

这些指导危地马拉政治行为的思想也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所宣传的政策的基础，即：积极中立和建立中美洲议会。

在解释积极中立这一思想时，应特别考虑到其政治，思想和方法等几个方面，而且应该证明与法律方面的适当关系是恰当的。一些人对这一思想的评论表明积极中立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他们将积极和中立分开来看。当然，“中立”，这个字如考虑到其国际含意是出自法律语言。我们的建议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将与我们的国际政策相吻合，不介入任何军事冲突，在共同努力下，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取得和平。

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希望上述努力的目的是达成协议，协商一致，减少冲突，以最低代价，达到最终目的。当然，虽然我们拒绝介入军事冲突，但必须承认我们所在地区的问题有可能导致冲突。在我们的历史中，许多内部纠纷都得到邻国的怂恿，支持，煽动，或者至少是默许。它们企图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强加于人，或者是阻止将邻国的政治制度搬到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重复这一十分错误的做法。我们必须在中美洲的每一个国家内创造一个宽恕，多元化、自由参加与本国各方面的政治生活的必须条件。

如果我们遵守既定准则，与人民协商，使用最适宜的手段来获得人民有效的自由参政，那么一定可以缓和国内紧张局势和减少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最终必然是相互尊重这一我们大家都盼望的结果。

我们不但要拒绝冲突，而且还必须设法使对话导致我们的问题达成谅解并找到解决办法。“积极中立”的含义是：反对武装冲突，通过一致努力争取和平。

我们所解释的这一国际政策的核心是承认每一国家所特有的现状，寻求本地区的协调一致。为了争取中美洲地区的政治团结，不论从中期还是长期的观点来看，都需要不断执行这一政策，以建立这一团结的基础。

因此我们所建议的“中美洲议会”将成为讨论和决策的讲坛，或者是解决共同

问题，导致冲突和有碍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題。

这个受到欧洲议会启发的议会也是促进各国人民，各政治，经济社会界形成地区一体化的过程。最关键的是会员国必须直接选举产生。它将解决广泛政治扩展和多元主义问题，为比例代表制开路。同时所提倡的制度将保证遵守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议会最后甚至可以建立一个高级政治机构称为总统委员会，对议会所作的决议给予行政效力。

中美洲议会还应补充和加强其谈判的方式，通过共同努力，一反往日两极分化和对抗，取得该地区的和平。

共同努力，积极中立和中美洲议会，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在中美洲目前的地位，以及在本地区达到政治稳定，安全和和平的需要。

有了这些手段，我们应对未来抱有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同时牢记我们所处的政治地理位置，所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兼顾到国家和地区的利益的情况下，找到具体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本着这一思想，我们希望中美洲国家有机会同对本地区有兴趣的其它国家共同合作。我们希望它们共同努力，使每一项协议，在每一年的内都有新的进展。中美洲的人民将成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事件中的名副其实的参与者。

从上文看，并不难推断出危地马拉国际政策的短期和中期目标。首要的目标是开创和平进程。中美洲的和平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目标。它是每个国家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要求。

武装集团企图使用暴力制造武装冲突夺取立宪政府的政权已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形式，它已成为妨碍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严重障碍。

这些武装斗争，耗费资金，破坏本地区刚起步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不完善的机构。它们迫使各政府拨出大量的资金用于武装冲突而不是使用到建设更广大和更有效的

机构 以便满足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 这种小规模冲突的最终结果常常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们阻止了这些国家巩固民主的进程。

目前中美洲的局势，至少在某些国家的局势中，暴力显然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重要障碍。 对这种暴力的不断增长和蔓延我们表示关注。

在危地马拉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上中美洲各位总统的目标是如何预防这种灾难。大家希望找到消除冲突和谋求和睦相处的解决方法。

在上一届会议上，我们不但讨论如何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而且在讨论由哥斯达黎加总统所提出的建议的文件时，我们还寻求如何根治由于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特别是在某些国家，出现的严重局势。

因此在中美洲不仅仅是需要停止战争的问题，而且还应开始建立一个基础，帮助使该地区的民主制度化，保证持久的和平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和平的必然结果是政治稳定，只有在多元化的环境里，让社会的各个阶层组织起来，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才能够实现政治稳定。 我本人的想法（我相信整个危地马拉国家都同意这样的想法）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才能够出现这种进程，因为这样的社会才能够和缓导致两极分化和对峙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经历一样，我们危地马拉目前的经历也表明，通过政治多元化以及人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就有可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这一进程能够在中美洲区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得以巩固，我们将保证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资源，并且在各阶层的人民之间公平地分配资源。

但是，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必要的，而稳定对某一个区域的发展则是更为必要。因此，我们指出，政治进程的制度化，以及学会一道工作来培养行动的自主性是有助于使中美洲区域稳定的因素。

任何实现世界和平和政治稳定的努力都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除非我所称之为

“一致努力”的进程能够制度化。因此，有人建议设立一个中美洲议会——也就是一个政治机构，对近几年来该区域所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和文化组织作出恰当的补充，并且帮助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加强和提高以前这些机构的作用。

所有这三个目标都是绝对互为补充的，我们可以说，今年8月7日我们签署了协议，就此走上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中美洲五国总统克服了区域的传统习惯，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且以现实的态度考虑了对中美洲区域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和环境，最近达成了一项协定，就政治范围和潜在作用来说，协定本身表现出世界上其它国家都可以看到的一致努力：在意见不一致时可能达到的最大程度的一致意见。

但我国总统为了寻求中美洲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签署了这份文件，这实际上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理所当然的一步。如果没有拉丁美洲的孔塔多拉集团国家的贡献和努力，没有支援集团的全力声援，就不可能达成这项协定。毫无疑问，这些努力帮助创造了一种恰当环境，在整个美洲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论坛上彻底讨论解决中美洲问题。这就使人民认真和坚定地支持签署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定所开拓的前景。

我应当承认我的每一位中美洲同事在签署这份协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赞扬每一个国家在签署这份协定的过程中所表示出来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性承诺，当然，由于国内外的反对，我们每一个国家也都面临重重困难。如果没有各国外长及其工作小组的不懈努力，迈出必要的第一步使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决定那么我们肯定是不能够作出决策的。

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定只是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我们不能向全世界宣布签署协定本身解决了所有问题，宣布已经实现了和平与稳定。远远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现在面临的是这项任务的困难的那一部分，因为如果说达成似乎不可能达成的协定是困难的，那么把这种协定付诸实施就更为困难。

我们危地马拉人民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有前进的意愿，我们就能够继续走下去。我们的人民支持我们。我们热切地期待和平。我们已经受够了苦难。因此，这项协定促进了一场年青人和妇女都参加的争取和平的区域运动。最近在危地马拉举行的中美洲国家第一次第一夫人会议就是这样的情况。在去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还会有其他文化和社会活动，年青人在这些活动中表明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看法。

今天，我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我们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定转变为现实，以便这一进程能够真正地导致中美洲的稳定和持久和平，使我们能够彻底改变对我们各国人民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在这一进程中已经取得某些重要的成就。比如，进行合作以促进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已经引起了不同大陆的许多国家的兴趣。人们不断指出，最为重要的是在民主化进程正在展开的同时向中美洲五个主要国家提供这种合作。眼下国际社会应当在各个水平上表明自己的团结。我相信，对这一呼吁的反响将是热烈的，而且将会使我们感到我们在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区域社会的斗争中并不孤独。

在这个意义，我们认为北美公众舆论对中美洲问题的兴趣是非常积极的。我们知道，美国人民致力于世界上的民主和自由事业。因此，我希望在这里重申，中美洲人民呼吁美国两党在我们区域的问题上寻求一致的意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接受这样的意见：在寻求中美洲的和平与民主的过程中，五国总统的协定并不是人们随便要或不要的参考文件，而是寻求解决办法的出发点。因为这项协定代表着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应当在这项协定的范围内——如果要使协定得到尊重的话——讨论如何实现中美洲的稳定和持久和平。

我们中美洲五国总统已经指出到了现在在实现我们愿望的道路上首先应当作出事情：真正的民主，以便一个国家的各阶层人民都能够促进和参与作出有关的决策，使政治领导人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

不这样的话，这一进程就会崩溃，就会迫使我们选择其它道路。我并不希望

在这里讨论这一点，或者作出评论，因为正是一直在我们各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有垄断力量。这就是世界历史的悲惨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经开始了讨论，我们可以在讨论中改变这种传统态度的方法，也能够放弃对峙，走向统一的政治努力。

我们中美洲人民知道，我们的问题体现在一系列的世界问题的之中，我们具有想象力的努力在这一方面能够促进解决问题。世界上的和平主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此，我们满怀希望期待大国达成协议，逐步地实现裁军，并且消除核武器以及摧毁人民的各种威胁。

裁军和发展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其中的两个问题；裁军和发展必需理解成为紧密相关的两个不同的进程。裁军和发展有各自的发展和不同的目标。两者是相互补充的。裁军省下资金，用来促进发展，这些资金能够更好地用于发展方案。特别是用于消除文盲、疾病和营养不良的努力，并且用来消除占人类三分之二人民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真诚地相信，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我们将坚决地支持任何恢复南北对话的努力；当然，我们也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南南合作的方法。我认为，在这个领域里，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我们77国集团的作用将依然是提高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加深和扩大联系的必要性的认识。

世界经济局势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巨大。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未来发展的前景十分暗淡。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国家通过调整方案进行了内部努力，这一局势依然存在。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而在那部分拥有最多特权的人们中，有些人却缺乏理解、自私自利。

显然，要摆脱目前的僵局，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并接受种种牺牲。因此，我们同样需要发达世界的果断和恰当的合作。作为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我们大家必须进行共同努力。考虑到诸如共同责任和团结等原则，债务负担，资金不足和贸易条件严重恶化等都是我们必须共同正视的问题。应该建立一个机构来协助

重新谈判外债偿还等问题，促进发达国家之间达成协议，使我们能够周转资金来实现服务行业基本设施的现代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受到立即和仔细的分析。

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新时代的黎明，对战争影响的认识正促使我们努力建立和平。拥有垄断权力的国家负有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必须使我们恰如其分地行使我们仅有的权力，即我们信念的权力。

愿上帝帮助我们国际社会朝这一方向发展。因为这样，我们在中美洲的努力就可以使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样板，使其它正蒙受暴力和对抗影响的地区得以指望适当的政治协定有力量建立和平与稳定，响应我们人民要求满足自己基本需要的呼吁。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刚才作的重要发言。

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马尔科·维尼西奥·塞雷索-阿雷瓦洛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霍贾特伊斯兰·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发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霍贾特伊斯兰·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代表大会，不胜荣幸地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霍贾特伊斯兰·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阁下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发言。

在秘书长和我陪同总统阁下期间，我请求诸位代表不要离开座位。

哈梅内伊总统：真主呀，在你的圣名之下，我开始发言，并从你那里得到指导和支持。我的生与死，我的请愿、祈祷和赞美都属于你。我恳求你将真理之言的明晰和魅力赋予我的言词，并使我的言词成为热烈地渴望真理的数百万人民和那些将在今后谋求真理的人的信息。全能的真主呀，我的国家和我向你的伟大的先知特别是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英灵献上我们感激的颂词，愿他们安

息吧。为了传播觉悟的福音和人类的拯救并使之不朽，他们鞠躬尽瘁，肝脑涂地。向那些听从你的福音的纯洁和开明的人，特别是向这些人当中为此牺牲的人，我们献上恭顺的颂词。

在历史的一些重要和上升的时期，我国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中心。目前，她是一个建立在同样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上的政治制度的基地，伊斯兰觉醒现在更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文化背景和传统。我来自的国土是一个在当代历史中一场比较闻名但不太为人所理解的革命的诞生地，一场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正前进在先知和伟大的精神改革者的道路上，一条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的道路。

伊斯兰唯一神教人生观是这场革命不可动摇的基石和基本思想。人类的真谛，对历史的解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分析，物质世界的概念，对把人类与外界联系在一起的因素的解釋，地球，人类和物体，人类对其生存的理解，简而言之，组成人类社会价值制度以得到有秩序的人类管理的所有一切都产生并扎根于这一神圣的人生观。

在伊斯兰思想中，万物均为真主所创造，并且是真主的知识和权力的象征；整个宇宙被他所吸引，人类是他的高于其它生物的造物和他地球上的后嗣。

人类只要发挥其固有的才能就能以最美好的方式建设为他所创造的世界，并借着信仰和知识的翅膀飞翔，登上精神和物质的顶峰。相反，人类也会走入歧途并浪费和滥用上帝赋予的潜力，从而创造一个压迫和腐败的地狱。信仰真主和服从他的指挥是照亮人类道路的唯一光线。现世是来世的栽培地，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只是走向永存的通道和新生的开始。

在伊斯兰神圣的思想中，全人类是兄弟姐妹和全能的真主的造物。不因为肤色、种族、性别或民族的地理位置而受到歧视，这些差别并不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比其他人或民族优越。当种族和地理特征受到无视的时候，对个人的侵犯就是对人类的侵犯。

垄断和优越感使兄弟阋于墙，流淌的鲜血永远干不了。同样的动机和同样的行动使鲜血流成河，最后，在这些谋求优越和统治的人和这种傲慢的受害者之间出现了血海。这样，和平被从人类的生活中夺走了。

先知们请人们服从真主，因为这打破了人的自我中心和优越感，并向人类提供了在进入天堂永恒世界之前的地球天堂的纯洁和安宁。他们说服人类控制自己的统治和优越本能。他们还警告人类不要浪费人的潜力和陷入道德败坏的泥潭。他们打开了善良、诚挚、博爱、工作、进取、知识和良心的源泉，他们强调上帝的爱和对人类的祝福，因为这是人类不堕落的唯一保证和其灵魂升华的保证。

他们告诫人类用自己的力量捍卫这些价值，阻挡入侵的腐败和堕落的魔鬼的道路，向愚昧和残酷的奴隶制度作斗争，捍卫知识、正义和自由。他们告诫人类不要压迫别人也不要允许别人压迫自己；他们告诫人类站起来捍卫平等和公正，不要让罪恶有机可乘。他们还告诫人类，向敌人交出公正、美德和善良只会导致这些价值的毁灭，并等于是默许罪恶、压迫和堕落。

在伊斯兰神授的思想之中真主的宗教不仅仅是跨人类美德的顶点，而且也是生命本身的形式。宗教给予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而不仅仅是某些礼拜的形式和某些传统，尽管礼拜与传统也充满着生命的精神并为同样的制度服务。这种社会制度是与同样的宗教世界观为基础的。自由，人的平等，社会正义，尊重社会中的个人，反对腐败与堕落的斗争，人类崇高的思想战胜个人的私欲，职业与政治的谨慎，凡此种种都来源于对世界与人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样理解并为其所激励。某些制度基于暴力、压迫、无知、镇压与暴君的基础之上，并因为人的种族、民族、血统与语言不同而歧视人们，伊斯兰反对所有这些不道德的社会。伊斯兰要求所有信奉伊斯兰教者对全人类都怀有仁爱之心，不问其宗教信仰是否相同，但对那些顽固反对伊斯兰秩序者绝不能妥协。

正是在这些基本原则基础之上，并以这些为目标，伊朗出现了伊斯兰革命，并

为伊斯兰共和国奠定了基础。许多分析家试图了解1979年2月伊朗革命的根源，但他们大多未能正确地理解伊朗革命。我们认为这一伟大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世界上的现行制度毫无效力，而且这些制度中的所谓民主与平等的口号虚伪空假。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对伊斯兰有种种歪曲，但是伊斯兰重又透过尘埃在黑暗之中照亮了前程。伊斯兰的阳光照耀着伊朗的上空并带来了一场革命的风暴。伊斯兰的阳光还将照耀在世界其它许多地方。我们正期待着这一时刻。尽管充耳都是敌对的宣传，但是许多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的觉醒并非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产物，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战友。

伊朗位于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伊朗确有很深的科学与文化背景，而且物质资源丰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目的是反对这样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是为世界上强权国家的利益服务，特别是为美国服务。那时伊朗人民最需要伊朗的精神与物资财富但他们却无法得到。那个政权声称所取得的进步与现代化统统都是谎言，然而西方的宣传机器，特别是犹太主义的机器仍旧不断地宣传他们的说法。伊斯兰革命正是推翻了这样一个政权，并提出了它自己的重要主张。九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不清楚。事实上，我们的革命与我们的观点以及原则是更加一致了，而在其他许多场合也有不少敌对的说法。

现在我想对那些想听听真理的人说明一下使这场革命具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一些特殊情况。在结束讲话之前我想传达一个简短的信息。

首先，这场革命一开始就是一场百分之百的人民革命。其它某些革命中所常见的形式在我们的革命中并不常见，甚至根本没有出现：没有武装游击集团、没有活跃的军事政治政党、没有革命的组织、也没有自由军官和其它军官。只有人民，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挤满了德黑兰和伊朗的其它城市。他们挤满了城市的条条街道，他们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因而统治集团及其政府根本没有喘息之地，他们只得纷纷离开城堡与权力中心，仓惶逃出伊朗。伊朗国王、首相、军队的将军们、

部长们和其他重要的罪犯纷纷逃离国家以避免人民的愤怒。

当然在这之前的一年时间内，该政权调动所有的政治、军事与警察手段以图驱散人民并强迫他们重返工作或是自己的住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该政权在街头、清真寺、大学和工作场所滥杀无辜。 尽管如此，人民的斗争仍然是风起云涌。 在最后几个月中，该政权使用越来越多的暴力，人民则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 人民不惜牺牲，坚持斗争，该政权在人民的压力之下终于崩溃了，它无法再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不得不作出最大的让步：该政权牺牲了伊朗国王巴列维。 伊朗国王只好亡命国王，之后该政权的崩溃愈加迅速。

这场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每一句话对每一个伊朗人来说都是在意识、决心与目的方面的重要一课。 革命的伟大领袖宣布成立一个革命政府，相信主宰万物的真主，并依靠人民不可征服的意志。 伊朗国王的暴君统治只有自行崩溃。 该政权的最后堡垒军营之中已没有士兵和军官了。 在最后几个小时内，有些军营进行了某些抵抗，但是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的，因为到处都是人民，人民战胜了他们。 这场革命的奇迹是人民的胜利。 这些武器才落入人民之手，但此时王国已经崩溃，所以这些武器都是用来保卫新的革命秩序的。 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斗士。 尽管该政权武装到牙齿，并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的支持，但仍旧被人民所击败。 是人民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秩序，人民的武器就是他们的信念、他们的决心和他们的鲜血——他们的鲜血战胜了剑。

以血对剑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既定信条，我们的革命领袖在革命发生之前很久便宣布了这一信条。 我们革命的首次胜利即是对以西方和美国为强大后盾的伊朗国王的武装政权。 从那以来，我们还取得了其他胜利，一些胜利甚至比挫败伊朗国王更为重要。 这一经验至少在本世纪是颇为独特的，这一独特的经验值得被压迫国家和那些低估了人民力量的压迫者做出认真的考虑。

其次，这一革命起源于宗教，即伊斯兰教。历史上曾有许多次革命运动，因宗教信仰而鼓动了战斗精神，但许多分析家很少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因素。而在我们的革命中，一切都起源于伊斯兰教：目标、原则和斗争方式，乃至新秩序的建立和独特的行政机构的形成。

这一事实使革命的定义及革命胜利的含义具有某些令人惊讶的方面。我们知道，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始终是殖民主义政权及其仆从以及反革命分子的攻击目标。此外，伊斯兰教是50多个国家和10亿左右的伊斯兰信徒的神圣信仰和天赋宗教，因此，其精神和实质均源于伊斯兰教的革命胜利事实上就是这10亿人民对历史上所有践踏伊斯兰教入侵者的胜利。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十几个伊斯兰国家的千百万穆斯林对我们革命的胜利表示了欢迎。

这一宗教特点还保证了人民、革命领袖和行政管理者不断乘胜前进，毫不退缩，毫不畏惧，毫不示弱。当人们为真主而战的时候，是没有失败可言的，更谈不到畏惧、示弱或退缩。

第三，既不依赖东方又不依赖西方，是这次革命另一个特点。目前，这已成为我们革命政权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本身即是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相信真主的一种表现。在当今政治舞台上，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认为，如果没有某一个国家集团的支持，任何运动在当代政治舞台上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虽然对这一点强调程度不同，但人们对这一金科玉律似乎没有任何异议。还有一些人，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赞同自立更生或不结盟，但就现实而言，却不相信这一点能行得通。在这种气氛下，我们的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并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革命证实了人民可以不理睬满脑子帝国主义思想的大国，可以挫败它们的威吓战术，可以使它们的讹诈落空，这就说明，存在某种信仰，相信有一种力量要比所有物质力量更为强大：这种信仰即是对全能真主的信仰。

我们很清楚，在这场斗争中，为了坚持这一信仰，我们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对此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一经验将照亮各国争取真正独立，彻底否定大国霸权主义的道路，目前的权利划分带给人类的是一幅非常悲惨的前景。

第四，我们的革命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到目前为止，情况依然如此，即革命引起了广泛的敌意，承受了多次打击。当然，任何革命都不免要遭受支配我们世界的权力体系的反击，但过去9年来，我们的敌人之众，仇恨之深，手段之凶恶，确实是一段令人感到惊讶的传奇。

当美利坚合众国率先采取敌对行动时，我们的革命尚未达到高潮。某些官方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吐露机密，现在他们谈到，在伊朗国王暴政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曾试图使伊朗国王振作起来，鼓动他要“更加果断”。后来，一位称做哈伊塞将军的家伙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特使来到德黑兰，他在讲话中解释了“果断”的含义。据他认为并且按照他所得到的建议，伊朗国王的政权应当得到保卫，即使这将导致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他还为此提出了非常荒唐的理由，所谓“这要胜过今后屠杀更多的人”。美国当局还冠冕堂皇地认为，根本谈不到如果不是美国干预伊朗内政，便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或“今后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哈伊塞的使命失败了，不得不逃出德黑兰，美国为实施其罪恶计划而需要的许多人也或者遭到逮捕，或者仓惶出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全在于革命浪潮汹涌异常，而一个除了真主再不畏惧任何事物的民族一旦奋身而起，为真主而战，便具备了惊人的力量。并非革命的敌人知难而退，而是革命强迫他们不得不退却。他们已经使尽了奸诈的伊朗国王手中掌握的一切手段。

革命胜利之后，有人策划了各种形式的阴谋。第一个狡猾的措施是由敌特打

入革命的岗位，随后便是利用几十年专制和压迫之后出现的自由的政治气氛组织各种“反对”党派和团体。拿前一种情况来说，不妨指出，一个死心踏地的敌方代理人，在革命的最初几天里，不择手段地设法取得了空军司令员的职位，但在几个星期之后，便在革命法厅上受到审判，并以叛国罪被处决。拿后一种情况来说，只需指出，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有大约四百个政治党派和团体出现在伊朗，从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到分离主义者到泛伊朗主义者，无所不有。当然，也不应忘记，是某些驻德黑兰的外国使馆，特别是魔王撒旦的使馆出头组织了其中一些团体，并给它们以财政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血腥而残忍的恐怖主义是对我们革命的另一敌对行动。恐怖分子集团虽然缺乏任何形式的民众基础，但在革命时期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却不难偷运军火和爆炸物，它们在某些外国政府的帮助下，在伊朗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恐怖分子网络。

单独的和集体的谋杀、大型的炸弹爆炸事件、劫持飞机、绑架、可怕的酷刑折磨事件、不分青红皂白的射击和蓄意的谋杀人民正是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伊朗的所做所为，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得到了我国革命最无耻敌人的支持和鼓励。这种野蛮的暴力行为的牺牲品包括了伊朗社会的所有阶层：它即包括了重要的革命领袖和负责人，也包括了普通人民，向被压迫的工人和劳动者、男人和女人，当然也包括了无辜的儿童和过路者。

今天，这些经常声称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负责的恐怖主义集团领导人却在美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得到安全和保护，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冠予“反对革命”的委婉措词，而那些资助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却指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恐怖主义”。一种政治上令人吃惊的颠倒是非就是身受盲目野蛮的恐怖主义之害的无辜牺牲者却被人指责为“恐怖主义”，而这些人则帮助建立了恐怖主义集团，现在仍在周到地照看它们。

作为我国的总统和公仆，也作为一场野蛮的恐怖主义进攻的受害者，这场进攻

已被真主的意志所挫败，我荣幸地在这里宣布，所有这些野蛮行为，所有这些流血牺牲，都不能动摇我国人民的意志，尽管这场恐怖行为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仅仅在一次事件中，就有大约七十二名革命领导成员和行政人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几位内阁部长，数十位议员和一些我国革命无可替代的重要人物，如塔亚图拉贝赫什蒂烈士；在另一次事件中，总统和总理同时被炸死。但所有这些野蛮的暴行都只能加强人民对真主的信念和信任，加强他们的革命义愤。

军事政变是大国组织的对待所有革命的传统血腥试验。在伊朗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已经组织了多次政变，其中一次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如果不是我国人民的支持和我国官员的警惕，一位美国将军关于要流几场血和数百万人被屠杀的寓言就可能变为现实。

但我国的敌人所进行的最大的、最令人痛苦的和最灾难性的敌对行动就是拿一场战争强加给我国革命，激起一个邻国的野心，劝说它发起侵略，并保证向它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

今天，在战争进行了大约七年之后，对人们来说已变得十分清楚，1980年9月22日及伊斯兰革命建立19个月之后，伊拉克军队对伊朗的入侵实际上是为了打垮这场革命，推翻伊斯兰共和国。那场入侵是由大约十个师和数百架战斗轰炸机进行的，它们从陆地、空中和海上发起进攻。还有另外一些扩张主义的目标，如吞并伊朗的一个省，伊拉克报界和出版物以及不是以伊拉克资助发表的文章常常对这一事实供认不讳。伊拉克人出人意料地经常公开宣布这些目标而且毫无顾忌。

伊拉克预想从这次入侵中得到的报酬除了稳定它国内形势之外，还想作为本地区或至少在阿拉伯范围内作为一个支配力量出现。对于那些统治伊拉克的无足轻重的人来说，这确实不算少了。另一个动机当然是在非常重要的波斯湾地区得到一大段沿海边界。

伊拉克的胜利必然伴随着伊朗的失败和伊斯兰共和国的解体和垮台，这样作帝国梦的大国也可以实现一个重要的目标：消灭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破坏了现有

的政治经济平衡，结束了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如果我们失败，对美国和其他一些人来说，情况将恢复“正常”，同过去一样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将重复出现。

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一开始缺乏准备。我们对大量的有关革命的内部问题的全力关注和我们缺乏经验使得这场入侵成为可能，但这场革命独特之处使我们解脱了困难：仅仅几个月英勇的、奇迹般的努力，我国人民和他们的武装部队的献身牺牲解放了大片被占领领土。然而，这场进攻的灾难性影响是难以形容的：向阿巴丹、霍拉姆沙赫尔、霍瓦泽和希林堡这样的繁荣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就连提斯孚尔这样一个小城也遭到了大约二百五十枚地对地导弹的袭击，许多欢乐的村庄已经断壁残垣，工厂变成了废金属堆，无数的农场不复存在，珍贵的文化遗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最重要的是，无辜的人民丧失了他们的宝贵生命。

战争犯罪，如野蛮的袭击平民居住区、屠杀数以千计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关押在被占领区路上抓到的旅客和行人——所有这些发生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的事件——违反国际义务和规定，如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空袭商业船只、民用飞机、旅客飞机和火车，这都是伊拉克政权在这场战争中所作所为的一些例子，这些行为已被证实，但仍在继续。

在战争初起之后，伊朗人民有时间对事件进行了思考和总结，他们认识到一个痛苦的事实，即建立在战争贩子和侵略者诺言和表白基础上的安全是靠不住的，相信这种安全既不合乎逻辑，又非常天真。

伊拉克政权首脑公开宣布，它1975年同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及人们通常所知的阿尔及尔协议是在伊拉克脆弱的时候签订的，因此它不具有约束力，也不再适用。它撕毁了协议的文本，几天之后入侵了伊朗。

对伊朗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但又发人深思的教训。从那一刻起，我国人民觉醒了，革命作出决定并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决定不仅要解放被占领的领土和寻求战争赔偿——他们在这两点上有着明确的权力，尽管他们对大部分损失不可能得到赔偿——而且作为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要求惩罚和推翻侵略者。

我们提出惩罚侵略者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我国安全的基础，而且也是为了在整个地区实现安全与稳定。如果一个侵略者受到国际家庭的一次惩罚，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信那种经常在恶人和机会主义分子身上发现的侵略者本能将会在许多年内都受到压制，我们这个地区，或许整个世界，将不会再被迫承受无端挑起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纽伦堡审判为好战成性的欧洲各国保证了将近40年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为什么要抛弃纽伦堡的经验呢？

当我国成千平方公里的领土处于占领之下的时候，大国利用他们手中的强大的宣传武器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接受停火协议，以此换取一个委员会的建立，该委员会将为使入侵者退回国际边界作出安排。这将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生存以及我们的荣誉、尊严的一部分置于敌人的脚下，乞求这个或那个国际委员会的注意，以求重获我国的统一。对一个堂堂的革命民族的智力来讲，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即使是世界上消息最闭塞的人也目睹了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也会拒绝这样专横的建议。如果强加于人的停火以及自欺欺人、空洞的许诺恢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合法、显而易见的权利，那么这些或许还可以帮助其它的国家获得它们的权利。

就我们来讲，今天，我们的人民作出了英勇的努力，付出了血的代价解放了大部分被占领的土地，只有纳夫特沙阿等一些地区仍处于占领之下，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惩罚侵略者。今天，当我们回顾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时，我们认为这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并且相信如果不惩罚侵略者，任何其他的成就对我们的人民来说都只能是一种失败。作为一个承受了7年之久的战争负担的民族来说，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渴望和平，但是我们认为和平，持久的和平，只能在惩罚侵略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取得，这些侵略者自从发动战争以来在原来的侵略战争这一最初的罪行之后又犯下了许多新的罪行。

今天，和在1975年一样，伊拉克再次处于虚弱的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

伊拉克政权今天所同意的这种和平在几年之后，或任何时候只要它自认为自己处于较强的地位，就会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该地区将会淹没在另一场战争之中。未来的唯一保证就是惩罚侵略者。

毫无疑问，和平是一个美好、吸引人的字眼。这个字眼是如此美好、如此吸引人，以至最大的国际战争贩子和制造可以用来毁灭全球的武器的制造商都在玩弄这个字眼，对这个字眼表示出一种虚伪的爱。但是，我们认为公正这个大国和侵略者感到害怕而谨慎使用的字眼更重要、更美好。

为数众多的人为了实现正义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和平以至生命。他们被人们视为伟大的英雄。许多欧洲城市至今仍为他们抵抗希特勒而感到自豪，莫斯科至今仍为那次使拿破仑的军队感到震惊和大失所望的自焚，为他处于纳粹侵略者包围下时所进行的为期4年的抵抗而感到骄傲。

根据《宪章》的第一条，联合国特别负有责任，通过对侵略行为采取措施的特别程序获得正义。我们对这个事件及联合国的全部期望仅此而已。

大国假惺惺的把强加于我们的这场战争称之为毫无意义的战争，但同时他们一直在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支持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和侵略者。

毫无疑问，发动这样的战争总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只要侵略者还认为有希望实现它的罪恶目的时，就从来不认为这样的战争毫无意义。

然而，今天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却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意味着为根除侵略而进行的无私的、英勇的努力，证明在大国意愿面前，各国是有力量保卫他们的革命、稳定和统一的。我们的民族经过巨大的牺牲正在抛弃这样一个经常导致侵略和战争的观念：即认为依靠先进武器和大国的支持是成功的保证的观念。

在过去7年中，伊朗人民一直在寻求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今天，我想就在这个讲坛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深知是伊拉克政权挑起了这场战争并发动了侵略的政府——而且知道这点的人很多——决定对这一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保持

沉默呢？为什么世界新闻媒介时常忽略它对于人类良知以及对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解释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呢？

也许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这种特别的、政治的关系以及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宰所造成的这种弊病多端的几何型。但是，我们的人民似乎已经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但是，或许不会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的。问题是，为什么联合国安理会这个本来主要为了保卫世界安全和反对侵略而建立的机构完全无视其职责，甚至作出藐视其职责的行为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会在伊拉克在长达一千公里的前线上侵入伊朗的时候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伊拉克军队在仅仅一周时间内便跨越了国际边界，并深入伊朗达七十到九十公里。一些伊拉克当权者宣布说他们的军队准备永远呆在那里。

安全理事会直至这次入侵证实之后才于1980年9月28日通过其第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既没有提到任何侵略或占领，也没有要求返回国际边界，而是令人惊奇的呼吁双方不要进一步使用武力。这实际上意味着完全默认占领受影响的地区并请伊拉克军队不要进一步采取行动的要求。至于伊朗，该决议要求我们的人民停止反击侵略者。

这就是安全理事会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它卑劣地践踏了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义务。

在此之后，安全理事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一片宁静，一直到通过给占领军背后沉重的一击和数以千计敌军官兵被捕而丢尽脸面的军事行动使霍拉姆萨赫尔地区获得解放。但在此之前，安全理事会完全忘却了这场国际新闻界每天都头版头条报道的正在持续进行的血腥战争。

而安全理事会突然又想起了伊朗——伊拉克战争。霍拉姆萨赫尔被解放的几个星期之后，安全理事会于1982年7月12日通过了第二项决议。安理会这

次呼吁返回国际边界。它所要求的已经实现，因为我们英勇的人民和他们所进行的无私的勇敢战斗到那时为止已经解放了被占土地的大部分。这项原则同样有许多明显的漏洞：没有谈到侵略；没有谈到侵略者；没有破坏、损坏和任何赔偿内容；没有真正安全和稳定的保障；对于惩罚不安全制造者却只字不提。安理会在其决议中对上述所有这些关键问题都不作回答。

因此，我们在恢复我们合法权利方面再次处于单枪匹马的处境；我必须告知大会，安全理事会对于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的立场至今没有改变。

当然，秘书长的单独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助于联合国实现其目标的，但他的斡旋没有得到赏识。但我应该在此感谢他的努力和斡旋工作。在此怀念瑞典前首相帕尔梅先生的英明也是恰当的，他作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曾怀着同情心设法有所帮助。

秘书长的德黑兰之行及其有关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有意义的谈话是朝着这方面又前进了一步。我们认为这些会谈以及秘书长的报告是公正和说明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内某些具有影响的成员似乎愿意忽视这一事实，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些成员就是从一开始就企图利用决议来对伊斯兰伊朗共和国施加压力的成员。我们已经明确的向秘书长转达了我们的观点，并期望安理会能够正确的利用各种可能性。

安全理事会对于践踏其第一条义务是否应该作出任何反映？第一条义务就是《宪章》第一章中规定的最为重要的目标，即对侵略行径采取措施。对于伊拉克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和使用武力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七章又施加了什么压力？

伊斯兰伊朗共和国这个血腥破坏性侵略的受害者至少应该从安全理事会内得到

公正评判,因为我们都知道,安理会的义务是对侵略行径采取措施和支持侵略受害者,而不是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保持中立。但安全理事会是否能够声称自己在两伊战争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公正呢?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迫于某些大国的意愿,特别是美国的意愿而陷入不体面的应受谴责的立场。因此,人们可以说这样一个安全理事会所支持的安全基础不过是纸牌堆起的漂亮房屋。世界各国,特别是想要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的第三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得到这样一个安全理事会所保障的安全。

伊拉克的侵略从未遭到谴责这一事实不仅使一场被迫进行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是火上加油。

现在由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在恶魔的坚持和压力下其他国家的存在,波斯湾已经成为危险的火药筒。

在此,我必须提醒大会和美国人民紧急注意,由于美国政府最近在波斯湾采取的行动而造成的非常严重和紧迫的危险,这不仅威胁着该地区,而且威胁着整个世界。美国战舰昨天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阿伊尔号(Iran Ajr)。他们杀害四人,使三人受伤。商船和船员被拘捕。美国电视台昨天宣布,美国战舰在这只商船正在水域布雷时向其开火,因而如同过去一样,向美国人民撒谎,但我在此宣布,那艘船只只是一艘叫作伊朗阿伊尔(Iran Ajr)的商船,而不是军用快艇。

这是一系列事件的开始,其严重后果不会局限于波斯湾,作为事端挑起者的美国应对今后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我们现在到底应该相信美国狂热声称希望在波斯湾出现和平与宁静的愿望还是应该相信这一挑起战争火焰的公开、贸然和具体的措施呢?我在此明确宣布,美国将由于这一可恶行径而得到应有报应。

这只是这场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战争的罪恶后果之一，也是安理会不能对伊拉克的侵略采取恰当措施的直接后果。如果安理会谴责了伊拉克发动战争并且在以后又谴责它发动了所谓的城市之战以及在此后又谴责它进攻舰只，今天美国就不敢这样公开地不顾世界公众舆论，不顾内部的压力，在刚刚通过了美国起主要作用、参与起草和通过的第598(1987)号决议之后就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难道通过第598(1987)号决议就是为了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施加压力？

在这里我必须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伟大的美国人民宣布，美国在波斯湾的威胁及其军事存在又一次清楚地证明了美国政权对伊朗人民的敌意。

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篇章，一个非常悲惨、血腥和罪恶的篇章，充满了美国对我们国家的仇视和心胸狭窄的敌意：大约25年来支持屠夫和独裁者巴列维，在国王对我们的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中美国都是同谋，参与掠夺我们国家的财富，在国王政权的最后几个月中竭力与我们的革命对抗，怂恿独裁者对我们千百万人民的示威进行镇压，在我们取得胜利的头几年中用尽一切手段阻挡革命的道路，美国驻德黑兰使馆经常挑衅性地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接触，不断帮助和援助伊朗境外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冻结人民的财产和资产，对已经支付的商品不与发货，对国王在公共财产中取出并以自己的名义存在美国银行的资产不予偿还，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并且组织一个联合西方阵线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然有力地支持伊拉克反对我们的战争，现在又示弱欺弱，采取不合逻辑的手段将美国舰队开进波斯湾，严重地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这些只是我们对美国政府提出控诉的一部分，这一控诉将对美国所有的热爱和平的自我标榜提出疑问，对美国领导人声称的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良好愿望提出疑问，这些标榜和声明明显地是为了讲给国内人听的。

在美国对我国的一长串的敌意行动中，最近的就是通过沙特政权之手在上帝的圣地麦加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朝圣者进行血腥的屠杀。四百名伊朗和非伊朗的朝

圣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殉难，许多人挨打、受伤或被致残。有迹象表明美国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罪恶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政府及其沙特走狗对屠杀这么多无辜的人有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无疑，罪犯将试图用一些借口和托词来为其罪恶行为辩护，但是一方面四百名朝圣者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另一方面是用机关枪，警棍和毒气武装起来的当地警察，这一事件的性质令人深省。

不应该流的血流在残酷、毫无同情心的暴君的手下，这鲜血为今天也为以后所有的时候带来一个明确的启示，将暴露屠夫的罪恶本性，麦加事件还显示了美国和阿拉伯反对派的协调行动并暴露了双方在波斯湾地区的秘密合作。这赋予了这一事件国际性，国际讲坛必须对此进行仔细的审查。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这一控诉是针对美国政权的领导人的而不是针对美国人民的。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政府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所做所为，他们当然将赞同我们的控诉。

我们的人民已经显示他们对他们的目标充满信念，准备不惜自己的生命捍卫这些目标。

这样一个民族不会害怕美国或其他任何大国，在上帝的保佑下，这一民族将证实胜利属于真理，属于相信真理的人。

这就是我们革命的事实。这一革命给那些受帝国主义的大国压迫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同样它引起了那些想统治世界的大国的强烈的敌意。但是，这场敌对的风暴不可能摧毁这一革命的幼苗，因为这颗幼苗已经深深扎根。这一革命的幼苗正在迅速成长，但是它确实抵挡住了一些强烈的毁灭性风暴。现在虽然遭到大国的反对，但是革命仍然活着，而且他们将生存下去，这是历史的神圣传统的喻示，将不会改变。这就是我们最生动而重要的启示。

统治制度不断地试图证明事实与此相反，以便第三世界国家相信，他们的命运由大国的意志来决定。我们已经拒绝并抛弃了这一制度。毫无疑问，世界统治制度不希望伊斯兰革命生存，但是我们将生存。

我们给予所有愿意独立、不愿理采大国愿望的国家和政府的启示是：毫无畏惧地依靠他们的人民。

我们革命的启示一直是：抛弃统治的教条。事实上，当今世界被帝国主义大国瓜分了。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主人。换句话说，世界被分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部分，统治者决定被统治者的命运。这两个部分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又维持着这一世界统治制度。世界统治制度蛮横地反对革命，给革命政权制造问题。尼加拉瓜和南部非洲国家就是几个活生生的事例。

世界统治制度不顾人民的意愿代他们作出决定。无辜的巴勒斯坦民族就是一个最恰当事例，阿富汗又是一个事例。世界统治制度拿人类的思想和观念开玩笑，任意改变和歪曲它们，试图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曲解的含意，恐怖主义和人权就是这样两个篡改的概念。

这一统治世界的制度大胆到敢于公开和直接地入侵那些使其不满的国家。美国入侵利比亚和格林纳达就是最新的两个例子。

这一统治世界的制度为全世界和所有国家作出决定。昨天是广岛，今天，美国总统对其前任的令人憎恶的行为表示自豪，甚至争辩说如果他们不杀害广岛的那几千人，那世界上将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美国总统对全人类确实还有着慈善的一面——他难道不是人类的教父吗？

这一统治世界的制度支持诸如以色列和南非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权，利用这些残忍的全副武装的代理人欺侮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坚持不懈地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罪恶侵略的黎巴嫩穆斯林和非洲前线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一统治世界的制度认为自己有权向国际组织施加压力；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是活生生的例证。

这一统治世界的制度认为自己的利益是绝对的，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不存在的。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就是美国军舰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进驻波斯湾，而完全无视该地区各国的利益，这是危险的，威胁到和平。

这一统治世界的制度首先控制着宣传机器和世界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所有事实加以歪曲，为其邪恶的行径披上仁慈的外衣，以此避免触犯世界公众舆论。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政府以及统治者国家的人民决不应容忍这一罪恶的状况。必须让大国滚回自己的老家，让世界人民自己来处理世界的事务。我们必须告诉这些大国：并没有谁请你们作合法的保护者！

在联合国存在着两个毫无道理的差别：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和常任理事国身份。必须取消这些差别。对此加以取消和确实将联合国变成一个在其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真正的民众的组织。否则，安全理事会就将同目前一样，依然是发出毫无价值和毫无效率的造纸工厂，而世界人民也将继续认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解决国际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使用暴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向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发出的信息是，只要这一统治制度依然存在，那就必需相互团结。这是使我们强大的唯一途径。统治着我们世界的国家所忠实的唯有力量，我们必须用他们所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实力的语言——同他们交谈。

世界各国人民觉醒起来，认识到这一统治制度的性质和作用，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得到的最强大的支持，是抵抗统治国家的真正力量的源泉。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领导人除了本国人民的意志、力量和看法之外不可能得到其他的帮助。

我们向第三世界国家建议的这种联合并不是为反抗大国而签订的协议，而将是为了捍卫自己、为了防止我们的合法权利被剥夺而实行的团结。

那些统治国家也是传播和辩护腐化堕落的主要媒介，即道德的堕落、性堕落和意识形态的堕落。使这些道德堕落得以长期存在的正是这些大国的政治、经济和间谍活动的动机。事实是，在当今同时也包括大国的世界中，道义的价值准则被抛弃，家庭的基础遭到削弱，酗酒和吸毒十分猖獗，精神生活和道德不为人民所重视。

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内开始反对堕落的艰巨的运动。我们必须加强家庭的基础，使人类的这一初级学校成为充满爱慕、忠诚、爱和精神性的家园。我们必须捍卫妇女的权利和价值准则。在最后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修改所有由这一统治制度建立的所有标准，将妇女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强加在妇女头上的“性玩物”的污辱中解放出来，必须欢迎妇女成为科学家、政治家、董事长和经理、伙伴和母亲，但必须反对将她们作为享乐、色情商业物品加以使用。这将有助于恢复人类中的一半人的尊严和个性，重新建立家庭的持久和神圣的基础。

这些就是我们革命所要发出的一些信息，对象不仅是那些愿意倾听的人，同时也包括那些决定倾听真理，欢迎公允与公正的人们。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所作的重要发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霍贾特伊斯兰·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厅。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埃勒曼—延森先生 (丹麦)：主席先生，我高兴地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主席表示祝贺。

我还愿意向您的前任表示欧洲共同体的感谢，他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许多场合显示出了领导才干。

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还愿意对我们的秘书长表示敬意，对他为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联合国组织内的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耐心以及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我们深切的谢意。

在 1982 年，我曾经有幸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当时，我的开场白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在那时所面临的困难：

“今天的世界呈现出暗淡的前景。要想对前途保持乐观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A/37/PV.8 英文本第 18-20 页)

五年后的今天，形势又是怎样的呢？我可以高兴地说，自从我上次在大会发言以来这段时间里，形势有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发展。令人感到庆幸的是，当时人们所最担心发生的事并没有发生，现在有理由以谨慎的乐观主义来看待未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困难重重，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由于东西方关系的改善，世界紧张局势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缓解。

然而，人们仍然面临种种挑战。联合国在迎接这些挑战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引人注目的是，人们现在都认为，联合国在合理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众多的严重国际冲突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这些冲突有阿富汗问题、两伊战争、阿以冲突、黎巴嫩问题、塞浦路斯问题、柬埔寨问题和南非问题。过去一段时期，人们常常认为联合国对于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所起的作用是很勉强的，而现在，十二国对联合国所发挥的日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表示欢迎。

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愿意对秘书长、安全理事会以及大会正做出的努力，做出全面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贡献。重要的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象真正的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样进行工作。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写到：

“多数如果不统一就是混乱；而统一如果不建立在多数基础上就是专治。”

让我们大家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纽约，一起努力工作，在一种建设性的和富有远见卓识的气氛中，解决我们的分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代表的亿万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里——这个世界里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能单由一个国家来解决。欧洲共同体的存在反映了十二国对于这一事实的认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为了迎接西欧所面临的挑战而进行的努力集中体现了我们对于国际合作和协作所承担的重要义务。自从1957年签署了罗马条约以来，欧洲共同体曾面临许多困难和分歧意见。形成欧洲共同体会员国自然的伙伴关系的习惯是化了很多时间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各国人民由于建立了欧洲共同体所得到的好处是毫不怀疑的。

随着今年《单一欧洲法》的生效，欧洲共同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紧密合作的阶段。我们自己的经历使我们更加坚信，如果要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长久办法，那么这种在全球框架范围内的地区性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十二国自然特别重视发展东西方关系。作为欧洲人，我们不能不忽视已经把我们的陆地割开了四十多年的人为的障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为消除这些障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幸的是，要把《最后文件》的各项规定变为现实，仍有许多事情要确实地去做。十二国自《欧洲安全及合作会议》诞生之日起，在这一会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们决心继续努力取得进展。在赫尔辛基及其它地方慷慨地作出的各种承诺必须由欧安会的所有参加国来将其充分地加以实施。它们的人民必须能够享受真正的好处，尤其是包括对人权的尊重，这些是在1975年就向他们承诺的。

因此在维也纳举行的本届续会上，十二国提出了有关欧安会程序主要领域内的几个主要建议，尤其是关于人权方面的建议。我们尤其希望，通过便利东西方的接触，建立和加强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各种保证，以及保证新闻、思想和人员的自由交流，来增强欧安会对每个欧洲人的影响。我们的各种理想和建议必须在维也纳会议的所有最后文件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那份文件将促进对现有承诺的充分的遵守，并且反映出在欧安会所有议题中取得的大量的、平衡的进展。欧安会的进程不能停滞不前。它必须对我们公民的需要和愿望作出反映。

我们正仔细地注视着苏联最近的发展。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已经使用了一些新的词汇，这些词汇可以意味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国家间的相互理解有所增强，这不仅是这种理解本身的需要，也对消除猜疑和恐惧起了关键的作用。

原来，我们希望苏联能够言行一致。阿富汗就是一例。苏联在阿富汗的政策是对其意图和善意的实际的检验。有十一万多的苏联部队依然违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呆在阿富汗不走。七年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给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问题，给邻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巴基斯坦。

正如在每年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当中所表现的那样，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对国际社会来说，和1979年的情况一样依然是不能接受的。根据不可改变的时间表迅速而无条件地撤出所有苏联部队，尊重阿富汗人民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和政府制度的合法权利，是长久的和平解决办法的关键因素。十二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早日取得谈判解决办法的努力，这种解决办法是以载于联合国决议的原则为基础的。

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尤其是，有迹象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内的陆基中程核导弹的协定不久可以达成，十二国对此表示欢迎。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十二国希望，这种协定会有助于消除紧

张局势，增进国际安全。十二国也希望，中程核力量谈判的成功会给予美苏在其它核导弹和太空系统方面的谈判以新的推动。下一步首先要做的是，在限制和大量削减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器库方面早日取得进展。我们呼吁进一步集中努力以达成公正、平衡和有效核查的协定。

在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其它领域也同样必须尽早取得进展。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化学武器会增进国际安全并导致从各国的武器库中消除特别恐惧的和无人道的战争工具。我们不能忘记，自1945年以来，是常规武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而且，这种现象还在继续下去。十二国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强调在斯德哥尔摩发起的朝着在欧洲建立更强大的军事信任的程序的程序的重要性，这种程序的首要结果构成了大家所一致承认的成功。我们希望，在维也纳欧安会续会上在这一领域里能够进一步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十二国强调了它们对采取进一步步骤推动在欧洲建立一个安全和稳定的低水平的常规武器平衡，以及增加军事清晰度等问题的兴趣。我们也强烈支持联合国内为处理常规武器裁军问题所作的努力。在这一领域，和在其它领域一样，第三次裁军特别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进一步作出贡献来推动军备控制和裁军进程，包括有效的步骤来根据客观的标准建立必要的军事预算的清晰度。

中东是一个充满着地区性紧张气氛和武装冲突的地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可怕战争现在已经持续了七年，并且继续在造成大量的死亡，破坏和痛苦。这种冲突对海湾地区的航行安全和自由正日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正如在今年九月三日的宣言中所表示出来的那样，十二国极为关切两伊战争冲突的继续以及海湾地区的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十二国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对598号决议(1987)，并且呼吁其早日得到充分实施。我们注意到了双方至今所表示的立场，我们急切地呼吁双方尽快执行决议，并且迅速在海上陆上和空中实行停火。

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呼吁伊朗和伊拉克全力和谈进行合作。我们重申，坚决支持航行自由的基本原则，因为这是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仍然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这一问题处于近东持续紧张局势的中心，为使这一冲突的全球性的公正与持久的解决取得进展，需要进一步作出紧迫的努力。十二国关于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法必须包括的关键因素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根据《威尼斯宣言》和其他宣言，有两条根本性的原则：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安全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自决权所包含的一切。我们呼吁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各方承认彼此的权利，从而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鉴于十二国与该区域长期接触的背景，十二国密切关注目前为重新开始谈判进程所作的外交努力。我们在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和七月十三日发表的宣言中指出，我们赞成召开一次联合国赞助的国际会议，由各有关方面和任何能够对恢复与维持和平和对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直接和积极贡献的方面参加。这样一次会议为在直接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必要的谈判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并且目前在我们看来是允许和平进程向前发展的唯一模式。我们与所有有关各方正密切接触，我们将竭尽全力鼓励它们把彼此的立场充分的靠拢，以使这样一次国际会议能够召开——并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十二国对被占领的领土中的人权状况日益感到忧虑。我们再次呼吁以色列在撤军以前履行作为占领国的义务，取消对政治与经济活动的限制，并象我们最近在九月十四日的宣言中重申的那样，结束非法的定居政策。为了帮助改善被占领土中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将继续直接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经济援助，这种援助旨在允许这些领土享受正常经济发展的果实。这种援助决不是持久的政治解决的替代方法——然而我们希望，这也许能够对尽早实现政治解决作出微薄的贡献。

至于黎巴嫩的悲惨命运，我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黎巴嫩的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欢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所做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并呼吁所有有关方面支持联黎部队，并允许该部队在尽可能安全的条件下充分完成其任务。

现在谈一下塞浦路斯问题，这是欧洲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不能无视局势尚未

改善的事实。该岛屿悲剧性的分裂仍在持续。十二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的公正和可行的解决方法。为此目的，我们重申，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我们强烈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我们完全坚持我们过去发表的声明，拒绝任何企图在塞浦路斯内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行动。我们也表示支持秘书长的斡旋行动，并请有关方面与他合作，寻求这一国际关心问题的解决方法，避免对和平解决前景可能有不利影响的言论或行动。

至于南非，我们面对着谁也无法处之泰然的局势。十二国一贯明确和毫不动摇地谴责种族隔离，这一产生仇恨与暴力的不道德和不可接受的制度。

我们仍然坚信，南非需要的是真正的全国性对话。只有南非人民各阶层真正代表参加的基础广泛的谈判才能够实现持久的解决。谈判的目的应当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团结并考虑到其社会的多样性的南非。政府拖延的越久，这一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政府依赖镇压作为对改革要求的主要回答的时间越长，大多数人中认为只有武力才能结束种族隔离的人们的立场就将变得更加强大。越来越多的南非人将得出结论，种族隔离决不可能通过在他们国家中对民主进行拙劣的模仿进行自我改革。

从表面上看，五月份白人选举的结果是少数人社会中反对根本性改革的人们的胜利。但实际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失败。白人少数社会投票继续剥夺南非大多数人的任何发言权。南非政府目前也许能够以武力压制反对派。但它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种族隔离必将灭亡；南非政府越早正视这一事实越好。博塔总统在议会中拥有消除种族隔离从而为南非的和平发展铺平道路所需要的多数。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在达喀尔举行的一些勇敢的南非人士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之间的会议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两个社团之间仍然可以找到共同立场。

我们多次阐明了我们认为为了允许和平改革进程开始南非政府应当采取的步骤。我们不相信当多数派的领导人被监禁或流亡在外，他们的政治组织遭到禁止，紧急状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对话。然而，也许是南非最受尊敬的政治领导人

纳尔逊·曼德拉现在已经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二十五年以上。

在此期间，我们将继续向南非内部和邻国中的种族隔离受害者提供援助。这些邻国继续遭受南非的捣乱和武装入侵。我们将继续监督种族隔离影响的所有方面，包括违反人权现象和在紧急状态掩盖下犯下的罪行。十二国将继续为实现和平改革施加压力。由于在铲除种族隔离方面尚未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十二国仍经常研究它们对南非的态度。

我们再次呼吁南非允许纳米比亚立即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获得独立。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没有道理的。

十二国对乍得与利比亚之间重新发生冲突表示忧虑。他们认为，乍得有权在没有邻国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注意到，两国间存在着领土争端。认识到目前局势中所包含的危险，十二国希望，这一争端能够按照国际法尽早地和平解决。因此，他们希望看到双方之间达成直接的协定，或者诉诸国际仲裁进程。非洲统一组织为解决该争端建立的特设委员会和国际法院看来是最适当的机构。

在西撒哈拉，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秘书长的努力，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非洲之角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在它们中间达成和平、谈判的解决。我们也敦促这些国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和平解决各国的内部冲突，保证人权在它们的国家中得到尊重。我们严重关切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情况，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我们特别重视采取恰当的政策，预防出现更严重的饥荒，促进粮食安全的实现。我们承认需要在这地区立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正在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

关于朝鲜半岛的分裂和紧张局势的继续，我们认为，恢复南北之间中断了的直接对话是实现和平解决的唯一途径。我们希望，在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朝鲜人民不久能够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大韩民国民主改革的进展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衷心祝愿即将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成功。

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践踏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依然是国际社会最

为关切的一个问题。 外国军队必须撤出柬埔寨，红色高棉令人发指的罪恶行为再也不能重演。十二国呼吁河内的新领导结束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干涉，促进和平解决的迅速实现，让经过艰苦磨炼的柬埔寨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为此目的，我们支持根据联合国多次通过的决议解决这场悲惨的冲突，同时表示坚决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建设性努力。

今年，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只要勇敢果断地抓住机会，冲突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十二国热烈欢迎斯里兰卡和印度在七月二十九日签署的关于和平解决斯里兰卡种族冲突的协定，这样的解决是我们长期以来一贯提倡的。然而，要使这样的协定真正得到实现，有关各方就必须具有诚意；我们敦促他们继续执行协定的规定。

十二国重申，出于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原因，我们特别重视加强与发展同拉丁美洲的关系。 中美洲最近的发展给了人们以乐观的理由。 我们热烈欢迎中美洲首脑会议八月七日在危地马拉城所签署的协定，这一协定得到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援集团的支持。 该协定为结束武装冲突，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和真正民主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 我们一贯认为，中美洲问题的长期解决必须产生于中美洲地区。 我们敦促五国以及所有与这一地区有联系和利益关系的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在规定的时间内执行危地马拉协定。 十二国决心继续帮助这些国家，加强我们与这一地区的政治对话——明年早期将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的一次部长级会议将实现这一目标，并利用我们的经济援助鼓励和加强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进程。

我现在谈谈一个所有国家都不能完全摆脱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的罪恶可以在任何时候威胁到我们的任何一位公民。 十二国坚定地决心对恐怖主义在何时何地出现，就在何时何地给予打击，这是人所周知的。 我们认为，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应付恐怖主义威胁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一问题上，在本大

会上继续维持第40/61号决议所表达的协商一致意见符合各国的利益。一切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各方都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行径只能损害他们声称支持的事业。就我们而言，十二国已经使所有国家明确无误地了解我们在这一领域中采取行动的集团决心。任何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都不能指望同十二国保持正常的关系。如果我们掌握明确证据，表明某国政府支持恐怖主义，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我们正在积极地同持同样立场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保证恐怖主义活动分子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认为，任何支持这些恐怖分子的政府都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在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十二国继续把尊重人权放在首位。对于我们来说，人权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枝节问题，它在我们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来往中占有中心位置。人权的思想并不是我们随便地用来攻击与我们意见相异的国家的手段，它要求接受一整套文明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应该是衡量我们各国的标准。多年来，联合国在这一极端重要的领域中为建立这种得到国际接受的准则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我们理所当然地期望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遵守这些准则。我们欢迎旨在加强监督各国言行一致的现有机构的努力。当人权被忽视或遭受践踏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而且必须向其他国家提出这些问题。《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损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联合国公约》今年六月起开始生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人权遭受践踏的人们减轻苦难，这不仅包括那些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们。我们认为，根据国际团结的思想，应该做出努力改善对世界上难民的保护。十二国再次肯定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在促进世界各地难民问题持久解决，如自愿遣返、区域一体化或在第三国定居等工作中作为国际行动中心的作用。

今年六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滥用毒品和贩毒的国际会议”对十二国具有首要的意义。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会议。

目前经济情况的总形势的特点是增长速度中等，世界经济变化加快而深刻，政

策焦点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长期困难。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沉重的债务问题，保护主义压力的继续，以及初级商品部门所占的相对比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的全球自然资源基础的某些领域情况不断恶化。

然而，有时人们却倾向于集中注意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而忽视一些积极的发展。尽管目前存在一些未知的因素，但仍有理由感到乐观。

现在人们正努力使得国内经济更有活力，使得世界经济更稳定，注重发展。大多数国家目前正努力将宏观经济与结构政策有效地联系在一起，扩大市场作用并发展人的潜在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现在已承认国际经济职能中有共同的责任，各国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为发展世界经济作出贡献。最近以协商一致通过了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后文件的事实便证明了这一点。

与会的一百四十个国家就有关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相同的估价，并对它们各自的政策的意义、贯彻政策的办法、处理债务问题与发展资源的措施、商品、国际贸易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都有了共同的估价。

在真正的相互依赖与伙伴关系的精神之下，与会各国都承认无论是集体或单独，它们都有责任根据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和份量做出贡献以实现重振发展、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我们希望在该次会议上出现的建设性和合作性的态度将不仅是贸发会议本身的一个新的开端，而且也将是国际合作中的一个里程碑。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正朝着这一方向而努力工作。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第七届贸发会议的最后文件并将为在所有有关的国际领域中实现这些任务而作出贡献。我们希望所有其他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采取同样的措施，我

们期待着看到继续合作的努力。

发展中国家发展努力所需要的资金需要进一步调动国内经济与人力资源，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来自国外的经济援助。

官方发展援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将仍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优惠条件帮助贫困与最不发达的国家方面这种作用尤其重要。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已经提供了许多援助。我们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努力以提高援助的效益，并尽快达到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作为官方援助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尽快达到《新的实质性纲领》中所规定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中百分之一一点五作为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官方援助的目标。

应该使多边机构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促进更令人满意的生长，有效的调整以及调动资源，其手段是提供优惠或非优惠的资金并促进更多的私人投资。

因而，我们支持向世界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赞成尽早就大量提供资金达成协议。我们也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管理主任所提出的建议，该建议要求大量增加结构调整设施的资源。我们准备积极努力尽早在年内结束有关讨论。

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国际社会对债务问题的态度已有所进展。现已同意有关各方有必要在足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行动，联合国第七届贸发会议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方面去年所通过的第41/202号决议也可被视为一个积极的步骤。我们深信第七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所达成的协定对解决债务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积极的贡献，这种讨论今后几个月中在有关的国际论坛上仍将继续进行。

最贫困的国家大多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些国家的偿债负担特别沉重。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进行调整努力，我们完全接受适应这些国家需要的那些步骤。在巴黎俱乐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之后已同意延期偿付债务，同意某些国家延期偿付官

方贷款以支持它们深远的经济改革。 已经提出了低利息的建议。

在国际贸易方面,欧洲共同体正努力发起一轮新的多边贸易谈判,我们准备努力工作以求在商定的时间构架内取得成功和平衡的结论。

我们承认热带产品贸易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正在草拟一个建议,这项建议将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早期阶段就提出来。

欧洲经济共同体仍旧坚决支持《埃斯特角宣言》的目标与任务。 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步发展并改善它们的贸易形势,发展中国家应更充分地参与《总协定》中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使得一些积极的措施得以采取以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需要。

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扩大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共同努力。 我们认为联合国第七届贸发会议的协定明显地表明乌拉圭一轮会谈的所有参与者都准备承担它们的责任。 所有有关各方一定要保证遵循多边主义的原则。

农业仍旧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近几个月来这方面已有了重大进展。

所有国家对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责任。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规模与迫切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年五月商定的协同改革有关各国农业政策的原则,而贯彻这些原则时应该不偏不倚。 工业化国家在此基础上改革农业政策也将有益于发展中国家。 欧洲经济共同体再次重申,它将继续承诺这一重要协定,并强调乌拉圭一轮谈判在这方面的的重要性。

第七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商品生产国与消费国就国际经济合作所达成的协定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承认影响各商品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从而奠定了一个基础,以便将来为在这方面取得建设性成果而努力。

对共同基金也应采取类似的现实态度。 由于最近有几个国家加入了共同基金,该基金有可能生效。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也突出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该报告及时地向我们提出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生态平衡已经非常脆弱。

世经联会提出的持续发展的战略方案包括了国际社会可以使用的具有价值的指导方针。到公元2000年及其后的环境前景文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有关18人高级别政府间专家小组的报告和一致通过的第41/213号决议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所有会员国对改革和促进联合国的决心。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希望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所准备的工作能够在本届会议上成功地完成。秘书长已表示出他将认真地执行改革方案的决心，我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向他表示我们全力的支持。

目前我们等待的是负责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对联合国政府间机构和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的特别委员会是否有同样的决心。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将为取得积极成果而努力工作。按照联合国《宪章》，政府间机构必须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保证有效地行使其职责。此外，我们坚信随同在其他方面改革的进行，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将会对恢复联合国有效地处理其事务的信心和能力。

改革对恢复联合国的信誉作用的信心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剥夺联合国履行其使命的权利，改革就无法完成。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再次强调所有会员国必须充分地履行它们的法定财政义务。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有足够的例子说明多边主义的益处。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同意联合国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提出对相互依赖的世界问题采取重实效的态度，将为扩大多边合作和加强联合国的效率提供一个充满希望的基础。

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十分赞成一个强大和有效的联合国的存在，并相信这也是所有会员国的目标。然而，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一共同目标必须将语言付诸于行动。

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是从上星期开始工作的。在今后的几个月内许多委员会将召开众多的会议。让我引用一位丹麦哲学家皮特·海恩对计算合作提出以下的忠告来结束我的发言：

“当你把委员会加在一起时，

有一项实用的简便方法：

聪明才智是差数，

愚蠢是总和。”

让我们集中聪明的智慧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其结果应该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下午1时05分散会。